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
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
——萧红：《呼兰河传》

散文中国^伍



七个人，七种散文

杨献平 主编

李登建/矮小的干草垛

黄薇/在钢铁中生活

吴昕孺/浏阳河传

樊健军/每一朵雪都是奔跑的疼痛

陈瑶/碎了的瓷

董休/远去的乡村匠人

段炼/艺术是前世的记忆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國文

散文中国

伍

杨献平 主编
七个人，七种散文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文中国. 5, 七个人, 七种散文/杨献平主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4

(散文中国)

ISBN 978-7-201-06799-5

I. ①散… II. ②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727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280 千字

定价: 39.00 元



目录

序 自由是散文必不可少的责任和营养(杨献平)

壹 李登建散文

- 平原深处 / 3
- 千年乡路 / 8
- 矮小的干草垛 / 12
- 父亲的华屋情结 / 16
- 铁匠铺的一天 / 22
- 礼花为谁开放 / 25
- 风雪裹住平民的节日 / 28
- 天堂里的一个角落 / 32
- 高楼背后的他们 / 36

贰 黄薇散文

- 在钢铁中生活 / 41
- 深处的灰凉 / 51
- 养猫记 / 67
- 行走格萨拉 / 72

叁 吴昕孺散文

- 浏阳河传 / 77
- 片断与完整 / 86
- 疯子 / 94
- 天堂纳税人 / 103

肆 樊健军散文

- 每一朵雪都是奔跑的疼痛 / 111
- 蔓延的暗伤 / 116
- 乡野里的布衣 / 122
- 一个人的漂泊 / 128
- 身体的暗夜 / 134
- 绯闻,绯闻 / 137
- 1975年的纯白 / 139
- 像秋天那样慢 / 142
- 浪漫到一幢楼的高度 / 144
- 水上绝句 / 146



伍 陈瑶散文

- 七月的心情 / 151
- 呼吸也痛 / 161
- 挣扎 / 172
- 符号 / 177
- 碎了的瓷 / 183
- 拾起一抹心痕 / 186
- 让日子慢下来 / 191

陆 蚤休散文

- 无法抵达的村庄 / 203
- 吸铁、女特务及其他 / 209
- 奔跑的火车 / 215
- 村庄最后的舞者 / 218
- 远去的乡村匠人 / 221
- 老区,宿命与疼痛 / 224
- 坍塌的王朝 / 231

柒 段炼散文

- 性,文气,与原生态 / 239
- 关于气质的私人话题 / 244
- 艺术是前世的记忆 / 249
- 美人怀揣迷魂散 / 252
- 我们是怎样远离自然的 / 255
- 纽约的复调主题 / 260
- 山行入海 / 266
- 阿卡迪亚风景里的人 / 270



序

自由是散文必不可少的责任和营养

■杨献平

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牛热,弹指即汗。断断续续读西蒙娜·薇依的《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三联书店2003年版)。其中一些话,是足够晓畅的,也是足够令人深思的。真理往往简单得令人猝不及防。真理拒绝化妆,也不需要化妆。在论及“自由”一词时,西蒙娜·薇依如是说:“人类灵魂不可缺少的一种营养,就是自由。具体而言,自由在于选择的可能性。当然,必须是实在的可能性。在有公共生活的地方,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到处免不了有规则,限制着选择。但自由的大小并不取决于限制的宽窄。在一些不太容易衡量的状况中,它有其丰富性。”

事实就这么简单。自由是灵魂的营养,但“自由”却被“规则”限制。“规则”从何而来?为什么设定?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规则”的益处和坏处同样明显。从这一点出发,我想到散文写作以及文学的其他文体。它们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由。它们从来不被圈定,不被限制,不被螺丝拧紧,套筒套住。它们天性自由。自由是它们必不可少的“责任”和“营养”。除了人性、人道、悲悯、同情、奉献、牺牲、勇气、坚持、爱、梦想等共同品质外,是没有什么可以像渔网或者篱笆、高墙那样为它们“定义”与“焊接”的。

对当下散文,我一直心有疑惑。当大家叫好的时候,我沉默。我无法不沉默。我始终对那些走红的高调的东西保持戒意和距离。我以为,不合唱是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底线”,不效仿是一个写作者最需要保持的“方向”。在这个时代,一切的标准都是可疑的。长期以来,我有一个难言的体验:在很多时候,我们对艺术的判断是不可靠的。艺术的好坏与我们每个人的心境、时机有关。在某些时候,由于个人现实境遇和心情,我们会忽然失去基本的审美能力及艺术觉察力。但绝不是有意为之,是艺术于“某时某刻”在我们眼睑和趣味中忽然失去了感染及传播的气味与力度。我相信,这一点不唯我个人,同道者一定也有过。只不过,在正统的、坚决的批评家那里,始终有着一套自以为是的标准和方法来行使他们的艺术判断和批评的权利(能力)。

艺术从来不需要规则,也不需要某种标准。艺术的自由在于:每一个人都是艺术的,或者有艺术的一面,且是与他人不重复、有联系但不盲从的。“有一种人,就有一种散文。”这话异常正确。甚或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如此这般地进行概括和指认。散文历来被视作最见性情和人格品质的文体。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好的散文始终散发着一一种个人的独有的“气味”,它不干瘪不单调,它具备发散的、穿透、触动和抵达的力量,使近之者为之所惑,远之者心怀敬意。倘使少却了这种力量,那恐怕就不是艺术,或者不是创造的艺术了。

在艺术及其创造上,最可怕的就是没有自由。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即使父子,母女和夫妻,他们肯定存有不同抑或有着永不可弥合之不同点的。这种“不同”体现在具体细节,乃至内心甚

至灵魂当中。散文的自由,首先是写作者的自由,写作者的自由首要的是思想和内心的自由。一个写作者,为写而写,为某种目的或功利目的去写,往往是失败的。文学的“功利”应当是穷尽宇宙、悲悯苍生、追逐梦想、缕析人性、爱及万物的“雄心”,它与红尘俗世中的“功名利禄”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西蒙娜·薇依在论“荣誉”时所说:“荣誉是人类灵魂必不可少的一种需求。必须给予人的敬重,即便是有效地给予了,也不足以满足这项需求,因为它是对所有人都相同且不变的;而荣誉对于每一个相关的人,不仅仅与他本人有关,也涉及到他周遭的社会关系。加入每一个集体能为某个成员提供由其过去所包含且为外部世界公开承认的伟大传统中的一个位置,这种需求就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引处同上)。将这段话断章取义地引申下去:既然文学艺术的本质是自由的,那么,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与满足。当然,这种“满足”应当基于他们各自的艺术创造力及在艺术创作中的实际表现,绝不是任何一种“艺术”及其行为都需要给予最大限度的“荣誉”和“满足”。

具体到这部《七个人,七种散文》。李登建的散文写作长期以来以乡土为主要关注点。在文学中,“地域”有时候是一种很好的依托,同时也是一种限制。而李登建很好地解决了“地域的限制”问题,他的方法是专注到人,专注到“我”之于这片地域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专注到人心人性,通过对他们的观察和分析,用艺术的方式把一片地域上的“人”立起来,与更多的、更大的地域形成一种对照。在中国,不论是梁邹平原还是其他地域,人的生存状态及秉性习俗是极为雷同的。所以,李登建这种基于个人的乡土散文书写,是有着升华的力度与比照的力量。

在文体上,吴昕孺的写作一向开阔。我说的这种开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题材的,一是体裁的,而且做得都很到位。这一次,吴昕孺的作品叫人眼前一亮。严格说,他这次的作品小说成分居多。但我历来反对就体裁进行严苛的划分。文学只有一种,那就是如何更好地发现和呈现人在大地和人群中的个体状态及其派生的种种心境和生命、灵魂际遇、体验与发现等独特的成分。所有的书写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对自身的社会设定、命运解读与对他人他物的关照和理解,最大限度地逼近世界的真相及人性、自然万物的隐秘轨迹。从这一角度说,吴昕孺这一次的作品是够分量的,也是对散文自身的一种丰富,他真正做到或者尝到了写作的自由的乐趣与收获。在这里,我们必须给予他和他这些作品足够的重视。

黄薇的散文刚开始的时候沉寂和淹没在一堆文字当中,我逐一打开的时候,一下子就被这些自由、率真、“真痛”、大气且有生命热度和灵魂气息的文字打动了。直到最近,一个读过这些文章的散文家还在电话中说:黄薇的文字是真好。以我的判断,黄薇散文的好有两点。一是她以散文的方式逼近了真实的生活或者说生活的真实,还有个人的真实及灵魂的真实。尤其是她的长文《在钢铁中生活》。在我看来,那些走红的同类题材散文,在这篇作品面前,应当给予足够的敬意。二是黄薇始终是在自由地走着自己的散文之路。从黄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她从来不遵循,也不跟踪,她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走,自由、自我地走,使得这些作品粗砺而有勇气,直接而委婉。

樊健军是小说家,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好像没有把散文当作“唾余”和“换气”,而是作为一种与小说并行的艺术实践。我从中读出了两个特点,一是浪漫气息。这种浪漫情始终缭绕在樊健军的每篇散文当中。他把浪漫作为文字的一种基调或者说一种品质来经营。二是善于用清

淡的笔调来叙述和呈现生活之实。这一点,是小说家的功夫,也是一种天赋的展现。

陈瑶的散文在表面上看来有些隐秘,有一种不易被人揣摩的内在之美。她的文字和自己的内心和灵魂贴得最近。一句句,一章章,似乎在告诉,又似乎在隐藏。这也是她的一种自由书写的方式。关于散文,她有自己认知,也遵从着自己的方式。我在读的时候,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一个写作者,把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思想和情愫,犹豫与梦想一点点揉进去,拆开来,欲言又止,究竟为什么呢?或许,文字本身就蕴藏了被破解和猜疑的功能,陈瑶所作的,似乎仅仅是属于自我的一种低语、疑问、告知、回退和散开。

蚤休的散文我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些文字当中,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在奔涌。不管他对乡土的确认,还是离别之后的隔膜,都是自然和真切的。相信所有出生于乡土最终离开的人都会有这样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内心情结。另一方面,蚤休的散文是有相当容量的,其中包含了世事洞明,也包含了某种赤诚与柔情。如此文章,在当下散文界,也算是异数。因为,他走的不是一条合唱之路,也不是大同之路。他已经在独立,在开辟了。

段炼是一位学者,他的这组散文说文谈艺,在中西之间旁征博引,其中有比照,也有感悟;有清醒的发现,也有温和的诘问。其中透露出的儒雅之气,温和风度,以及通达识见,令人在阅读间豁然开朗,若有所思。两种或者多种文化使得段炼的作品视野开阔,游刃有余,且充满趣味和文化意蕴。

这些作家基本上没有跟着“潮流”和“风气”跑,他们的作品也难以在当红者那里找到“范本”或者“榜样”。这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他们没有去前赴后继地追踪,也没有去异口同声地模仿。他们在走着自己的散文之路,明确地将“自由”作为自我的散文的一种责任和营养来坚持和实践。而且异常自觉。关于此,细心的读者可以从《平原深处》《铁匠铺的一天》《浏阳河传》《天堂纳税人》《在钢铁中生活》《养猫记》《一个人的漂泊》《绯闻,绯闻》《呼吸也痛》《碎了瓷》《走进两条苦难的河流》《无法抵达的村庄》《美人怀揣迷魂散》《我们是怎样远离自然的》等作品中得到充分验证。

“在我看来,任何一部杰出的文艺作品都是幻想,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独特个体眼中的独特世界。”(纳博科夫《文学讲稿》)。艺术在某些时候就是把梦想及经验诉诸现实,展示真正的人类真实的生活。

散文作为一种长期以来被视为最真实和真诚的文体,但它所承载的绝不当仅仅是真诚和真实。我以为,散文的自由包罗的面积和体积应当更广泛和沉重一些。比如:不当拘囿于一时一事,一丝一粒,一点一滴,而应当像小说那样更多、更大范围、更大力度去贴近和展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去追索生命的深度及灵魂的纹路,去发现更多的存在和虚无,喧哗与躁动。散文的自由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也绝不是角度和审察对象的问题,而是作者对生活及生命的基本态度,对人性乃至世界的思想经纬。脱离了“当下”也即“此时我在”的时代,文学的独立性肯定会受到削弱和质疑。因为,这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用文字自由、深度地与这个时代发生关系,或许正是我们与古人和后人的区别所在,也是通向独立与不朽的第一层台阶。

2010年6月26日深夜于弱水河畔

壹

李登建散文





【作者简介】

李登建,男,山东邹平人,1958年5月生。山东省作家协会首批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滨州市作协主席,一级作家。散文作品200余篇次被《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读者》《青年文摘》《中华活页文选》《中学语文》《大学语文读本》《百年中国散文经典》《60年中国青春美文经典》《散文精选·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三十年散文观止》等书刊转载,《站立的平原》《倾听平原》《我们的棉花》等文被南京市、长春市、广州市、常州市、济宁市、威海市、北京市等地选入高考语文模拟试卷和中学生读书竞赛阅读篇目、现代文阅读训练习题,出版散文集《黑蝴蝶》《黑火焰》《黑阳光》《平原的时间》,人物传记《乍启典传》《大地为鉴》(与人合著),曾获得首届齐鲁文学奖,山东省第六届、第九届“精品工程”奖等奖项。



平原深处

1

洪亮、悠扬、温暖的钟声的音韵徐徐飘落之后，玫瑰紫的曙色缤纷了天幕，太阳从幽深的草丛里滚出来，挥舞万道金光。顷刻，依附于树身的暗夜的岩壁轰然倒塌，道路的峡谷被悄悄填平。大地像一卷宽幅的毯子缓缓地铺展，一眼望不到边……

——这便有了平原。

就在这同时，树木、庄稼、花草叶子上的露珠亮了，密密麻麻，晶晶莹莹，夜里的满天繁星洒下来似的。高粱穗儿、玉米缨儿都红了，那一只只火把举得高高，那一束束彩线飘飘扬扬。在新翻过的土地上，泥浪闪着青铜的光泽，如一泓泓湖泊，湖面在缭绕的薄雾下起伏，仿佛蕴蓄着充沛的激情的胸脯。已经播种的田亩静谧无声，沉睡的种子在甜梦中蹬开厚厚的被窝，伸了伸懒腰。另一个世界也醒来了，野兔爬出窟穴，揉揉惺忪的眼睛，打着哈欠，喷吐心底积压了一夜的郁闷。默默不语的老牛支棱起耳朵，捕捉远方的声息，随即搭好套绳，急急匆匆，笨重的蹄子叩响土路……

在平原上，谁听不见这黎明之钟？

2

平原上有多少生命？黍粟稻麦林豆薯……杨槐榆桑桐椿枣……骡马牛羊狗兔狐……

平原是生命的本土，是母性的。温厚，慈爱，把万物当作儿女倍加呵护；从不拒绝来者，单说植物，什么种子都可在这里扎根、发芽，包括蕨藜、野菰、菟丝、毒菇、毒芹、风茄儿、罂粟……

春风抚摸过平原，夏雨滋润了平原，这时候平原变成一张巨大的温床。泥土松软、潮湿，散发着淡淡的芳香；河流、沟渠密织如网，潺潺流水乳汁一般甘美。谁能经受住这诱惑？于是哪里有土壤，哪里就有生机，就有绿色。常常是一夜之间，满坡遍野绿透；几天工夫，这绿就层层叠叠搁不下了。没法儿，就争相往长里伸，往高处蹿。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也含着自我超越），新绿艳过老绿，前浪推着后浪（平原上才出现了“疯长”一词）。抽叶，抽叶，抽叶；拔节，拔节，拔节，到处响彻着这激昂的旋律。丛丛草绿、簇簇豆绿、束束葱绿、蓬蓬油绿、团团黛绿、片片墨绿……千百种生灵就这样呼啦啦拥挤在一起，呼喊在一起，葳蕤、苍郁在一起。

平原，因庞杂而雄浑。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陶潜老夫子的诗含了几分恬淡、怡然。在插不下足、转不过身、

3



七个人，七种散文

满满当当的平原上走，你却不由得有一种压迫感、震撼感。排排绿潮涌动着压过来，淹没了你。辽阔、深厚，一如无际无涯的海洋，谁也无力与它抗衡。它战胜了一切空寂和冷僻，碱地、盐土、废墟、河川的残骸全被它吞噬。人声如织、街巷纵横的大村小屯，都不过是漂在它上面的小小扁舟，这些扁舟旷古迄今任怎么漂流也没相撞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人的这句名言在这儿似乎也适用。

越往平原深处，你越骇异：八百里大平原竟是波澜不惊，呈现一派古朴、和谐、安详之美。就连它的声音也那么平和、柔细。谛听平原，叫你不酒而微醉。那长的、短的、宽的、窄的、圆的、菱形的叶子们，一样恬静的面容，一样闲适的心情，或轻诵低吟，或窃窃私语，或默默含笑。你看沟边那几棵歪脖、驼背、倾着身子神态各异的柳树，多像劳作间隙借荤腥故事解乏的汉子，它们侃得很开心，侃到精彩处禁不住拍起了巴掌。这边的谷子却都低低地垂着头，羞羞答答，仿佛无意中泄露了内心秘密的村姑。而芝麻们则如同发辮上插着喇叭花的小姐，唧唧呀呀，浑身上下透着稚气、清纯、可爱，这会儿她们刚完成一支童声小合唱，真想快快活活地嬉戏一通，可下一支歌又开始了，谁也不能离开自己的位置……

空中那只盘旋的苍鹰，酷似一位哲人在漫步、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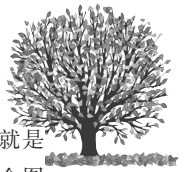
3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谁知道，平原并非一块福地，苦难就像它上面的泥坑、土堆一样多。

平原上的树大多生长在路边、埂堰、河岸、房前屋后、荒园子的乱石堆里（不知是鸟儿把籽儿衔来，还是哪个人随手将核儿一扔）。这些地方大都留不住雨水，也没有人来施肥，环境恶劣（连调皮的孩子高兴了也踹两脚，撸一把），它们并不逃走，默默地在这儿站着。树是平原的高度，它们多高，平原多高。本能和使命促使它们把根扎得更深，这样才能用手抚摸天空。地下却是漆黑一团，盐碱封锁了那里（这块土地盐碱的魔鬼很凶）。它们的梢头枯了，膀子上生了瘤子，在溃烂。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飞来几个携着火团的霹雳；就是一股狂风也能摧折它们，甚至连根拔掉。但这个家族却仍然家丁兴旺。

草是平原上最自由活泼最顽强坚韧的生命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又是早春绿色大军的先行者，“二月初惊见草芽”，然而这亮如珠碧如丝的草芽刚露出小脑袋，老谋深算、阴险凶残的霜冻立刻反扑过来。它们大病一场，气息微弱。好不容易恢复了元气，在地面上织出一层薄薄的软软的锦绣，就开始遭受万般的践踏。什么样的蹄、足、甚至爪都是可以任意践踏草、蹂躏草的，这蹄、足、爪们趾高气扬，好像在替天行道，没有谁谴责这类暴行，为草们鸣冤。不仅如此，活在世上，草们还不得不接受种种无礼的鄙视，下流的辱骂，时时胆战心惊地提防着铁铲和锄头……

庄稼们的一生要经过多少磨难？种子下地了，可是天旱，土地干得冒烟，种子就像躺在烧红的鏊子上一样，烫得滚过来滚过去。不少种子就没有熬到出头之日。拱出地面的小苗苗虽然面黄肌瘦，弱不禁风，但毕竟获得了生的机会，不能不说是很幸运。老天好像动了恻隐之心，投下一场雨，这时候就是几个雨点也是恩赐，是救命的甘霖。可是雨下大了，庄稼地里积了水，那水



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如同滚沸的油,可怜它们又得忍受煎熬、折磨。这种折磨在它们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它们根本不当回事儿,只要根泡不烂,它们该怎么活还怎么活。刚闯过这一关,企图扼杀它们、置它们于死地的天敌——害虫,已经挡住它们向前的路。蚜虫、螟虫、甲虫、黏虫、猿叶虫、食心虫……这群乌合之众个个都穷凶极恶,如狼似虎,吃肉,吸血,啃骨,啃咬和吞食它们的主要器官。据说,蝗虫成了灾,遮天蔽日的蝗虫像尖利地呼啸着的轰炸机,三五个时辰就能把百里方圆的庄稼扫荡得片叶不留。庄稼们并没有惧怕,它们知道惧怕也没用,它们在农人的帮助下与害虫展开了殊死搏斗。狂风暴雨夹着冰雹又袭来了。祸不单行几乎是平原上的一条定律。这对它们有时候是灭顶之灾,它们的腰被打断,叶子千疮百孔。但是,它们或者咬紧牙关从泥水里挺起,或者死去活来在折断处再生出新根,反而一场灾难长高一节,一场灾难成熟一分!由于消耗严重,农人提供的肥力不足了,它们有的就利用自己的根制造养分,有的干脆把根露在外面吸收空气以空气作养分。都在悄悄积蓄力量,因为随时都可能碰上麻烦,最起码还有早霜、寒流、雪粒儿等着它们。

这就是平原上芸芸众生的命。这多舛的命是与生俱来的,改变不了的,它们太弱小、太卑微了。可它们却不肯认命,要改变这命,它们挣扎,抗争;困惑,无奈;痛苦,忧愁;悲伤,愤怒;失望,希望……有时候你又看到它们好像啥理想、啥目标都没有,不喊苦,不叫屈,连一句抱怨都没有,它们最大的渴望就是活下去……

多到平原上来,贴一贴它的胸口吧!

4

不管打春早还是打春晚,不管雨水勤还是雨水稀,也不管闰不闰月,平原上的生命总是随着季节的脚步成长、成熟,这个规律就连无所不能的上苍都无法改变。

五月,芒种到了,“芒种三日见麦场”。蚕熟一时,麦熟一晌,麦子早晨还青杆绿叶,午后就黄了梢。第二天已黄得热烈而凝重。一块麦田如同一块刚出炉的金砖,块块金砖连接起来,把平原铺成了天下最豪华的广场。太阳的金辇叮叮当当从广场上碾过,广场的金光和金辇的光相辉映,天空都被照得明明朗朗,暖暖融融。

什么叫辉煌?也许它还算不上,但这种经过苦难的洗礼、打磨迸射出来的光泽,却晃得人眼疼,让人一瞥就激动不已!

贫瘠、寒素的平原一下子变得富丽华贵,雍容气派了。密密丛丛的麦子每一株都那么茁壮,穗子那么长,芒锃亮,胖娃似的粒儿仿佛急欲从那张开的壳里蹦出来,饱满,光润,焕发着令人羡慕的成熟的神采。铸金辘轳而不轻浮,含珠吐玉而不张狂,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它们不会炫耀,但它们也满意自己的丰姿。你朝我点点头,我朝你笑一笑,都在从对方身上欣赏自己,都沉浸在这幸福之中。南风在麦田里吹起圈圈涟漪,轻轻晃动着的它们,像就要出嫁的新嫁娘,以无比甜蜜的心情等待着农人的收割。

这是平原上的盛事,到处喜气洋洋,热火朝天。那怪模怪样的、有点儿像非洲大象的联合收割机,笨手笨脚憨里憨气又兴致勃勃,在麦田里来来回回奔忙,成束的麦子用鼻子卷起来,转眼就从嘴里淌出一道金溪流,表演魔术一般。头顶草帽的农人跟在一旁,瞪大好奇的眼睛,要看出



七个人，七种散心

其中的奥秘。另一些农人(多半是年老的)却更相信手里的镰刀,刀刃一闪一闪,舞得飞快,不到地头不直直腰,到地头就混在了麦个子堆里。一声接一声脆脆的鞭响传来,载满麦个子的马车、驴车、牛车出了地,你却不见牲口在哪里,只看到一个一个高大的麦垛移动,它们在土路上忽而歪向东,忽而歪向西,歪得你心颤,而那坐在垛顶上的人却悠然自得。这溜儿金山凸凸凹凹,蜿蜒蜿蜒,很好看。后面拉着粮袋的拖拉机急得直接喇叭,但你急你的,它们仍然蜗牛一般缓缓爬行,颇有天摇地摆的绅士的风度。这时节同样忙坏了地下的蚯蚓们和天上的鸟儿们,蚯蚓们奔走相告,传递着麦子丰收的喜讯;鸟儿们都穿得花花绿绿,戴着漂亮的项链,一帮一帮,或者三五一伙,在田野里不知疲倦地飞着、唱着,有的像海鸥拍打着船舷一样尾随着联合收割机和运输的车队,有一种鸟直到夜间还兴奋地喊:“麦秸垛垛,麦秸垛垛……”

这样热闹的盛事每年平原上只有两次,而且都很短暂,与那漫长的积蓄实在不成比例。当那段叫“金秋”的日子飞逝而过,平原再与“金”字无缘。秋后,凋敝的田野裸露了出来,诗人把泥土还形容为金黄,这溢美之词是诗的语言,实际上它是枯黄,或者土黄。还有比这更平常的颜色吗,很少有人看它一眼。它已被遗忘。一点儿也不鲜艳、一点儿也不明媚的土黄色懒洋洋地摊在那儿,倒使平原看上去就像做完了一年的事情再没有什么心事似的,轻轻松松,自在自在。好像那失去了的辉煌不是它的,那不是它命里有的;或者那不过是一场梦,烟消云散了。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才是它的本色。

5

但是,平原也要衰老、也要死去吗?此刻,暮色笼罩了平原,死气沉沉。

冬对于平原是“最残忍”的季节,其实,那黑手在它到来之前就伸过来了,几乎扼杀了平原上所有的生命,平原上的血腥气和弥漫着的雾霭一样经久不散。那一幕幕惨相还如在眼前:强健而挺拔的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在仆倒时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就如刑场上就义的战士一样,极其悲壮。矮小的大豆、绿豆们,临终前来不及呼喊,也没力气反抗,千千万万生命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纯洁、姣好的棉桃天生爱笑,她笑的权力却被剥夺,嘴巴被强行封住,再不能张开。胆怯的藏在土层下面的花生、白薯也未能幸免于难。“无边落木萧萧下”,支撑着平原的天空、绿手帕将天空擦得瓦蓝瓦蓝的树们,在秋与冬合谋的火灾中壮烈焚化,灵魂飘作一地折断了翅膀的火蝴蝶。春夏之时那“迷人眼”的“乱花”毁灭得更可怜,一只纽扣大的躯壳都没留下。只有河水在缓慢地流,载不动块块铅云;枯草稀稀拉拉地在河岸、沟崖、坟包上战栗着(那还是草吗?它们已经没有了草的气色、气质和品格,徒有其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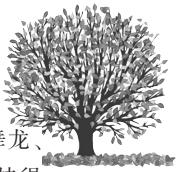
平原像惨遭洗劫后的疆场,喘息着。

平原像一位脸颊黑瘦、两鬓苍苍的老者,沉默着。

宁静的平原是可怕的。你漫步在平原腹地,心倒提起来,是恐慌,是担忧?

无边无际的平原只是没有言语,并不哀伤、萎靡、麻木、猥琐,空旷和坦荡恰好衬托出了它的博大、浑厚,不论你多么伟岸在这儿都觉得矮、小,不论你多么富有在这儿都自愧空、虚……

蓦地,你看见静静的平原上原来埋伏着百万大军,一个兵团连一个兵团,一个方队挨一个方队。似乎听到了号令,这百万大军冲杀出来,绿头巾、绿衣、绿袍,绿色的旌旗翻卷,长矛密如



林丛,威风凛凛,势不可挡。转眼间,平原好像打了个滚儿,它们又掀起欢庆胜利的热浪。舞龙、耍狮、踩高跷、扭秧歌;一根根彩竿立起来了,无数的花束摇啊摇啊,青的、红的、橙的灯笼挂得到处是,长长的绸带、水袖缭乱了天、缭乱了地;与之相伴,天地间最庞大的乐队的演奏高潮迭起,丝弦声,芦笙声,笛声,钢琴、扬琴、琵琶声,“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远处隐隐约约的爆竹声、锣鼓声、歌声、欢笑声也融汇进来,侧耳倾听、细辨,这仙乐其实都是风、雨从树梢、草茎、庄稼叶儿上走过留下的声音……

这并非虚幻。平原的苍茫、荒漠里正在孕育着这一切(春不也是从冬的母体里分娩出来的吗)。

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这就是平原。

一茬一茬,一代一代,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平原永远不会衰老,不会死去,你看地平线上的日头——那匹红鬃烈马,它在飞奔,它从远古奔来,它怎能在此终止?穿过这个暗夜,它又将啾啾长鸣着腾空跃起!

它就是平原的图腾,平原的徽章,平原的旗帜!



千年乡路

这条路和这个村子一样古老，和这个村子的历史一样绵长。

自有了村子，或者说自最早那座茅棚在这里扎下，庄稼人到田里去刨食吃，去播种、栽秧、锄地、浇水，再把收割了的庄稼拉回。去去来来，很快，清风一吹，一条亮带子就在美丽的梁邹平原上飘拂了。

我不知道该炫耀一番还是闭口不提为好，我们村子这棵古树是明初生根发芽的。听老人们传说，洪武年间有一家逃难的从北向南去，男人的担子一头挑着一领烂席卷着的破被褥，另一头是一个盛杂物的大筐，一扇一扇，像一只疲惫的大雁；两儿子搀扶着咳嗽不止的病弱母亲，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她被他落下老远。他们走到这里天又漆黑如墨了，也累得迈不动步了，男人便卸下担子，解开席子，草草搭个棚子过夜。不幸女人就死在了这个夜里。天亮男人带着儿子把女人埋葬，回来却不摸扁担，望着无边的荒野他目光茫然，犹豫了半晌，他决定不走了。他们找了一洼水脱土坯，垒了一座低矮的土屋遮风挡雨；开出一块巴掌大的地，撒上仅有的一瓢子秫秫粒儿。头三年老天有意养活这家人，旱涝保收，打的粮食少有剩余。但接下来是连年的灾荒。而一天傍晚一个逃荒的小女孩路过土屋时突然昏倒，汉子收留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半月后大儿子却因吃黄蓍菜患水肿病不治而亡。小儿子和小女孩像屋前的那两棵柳树一天天长高，老人倾尽积蓄又盖了一间屋，让他们住进去完婚。新一茬庄稼收割的时候，这座土屋里传出了婴儿清亮的啼哭。

过了数年，又有两家学着他们的样子，在一东一西造土屋，房子们也相互有了倚靠；可近坡的好地种遍了，得到远坡去开，路就跟着脚印走，慢慢地越来越长，慢慢出了叉和须。要是有一只巨手把它提起，那形状就像一个不小的根系了。

一出村庄这段路应该是它粗大的直根，它宽且高——梁邹平原这一带古时候是退海之地，海水虽被黄河赶走，沉下的泥沙却饱浸着盐分，捧一捧湿土闻一闻，咸腥味刺鼻。春天碱泛上来，一圈圈一圈圈的“绒花”盛开，地里白茫茫，如同下了一场雪。种地前得先刮碱，锨板贴着地面将碱土刮成一堆一堆，这时候农人总要装两袋子扛回家淋盐——水从碱土上淋下，蒸发后盆底就结出亮晶晶的盐末儿。这好看的东西却苦得要命，只能腌咸菜，万不得已才直接食用（实际上我的先人没少吃这种盐）。这能取多少碱土？于是荒原上隆起了一根根土堰。横土堰和竖土堰相连，被其包围的地块人们称为“抽匣子地”。梁邹平原上这类抽匣子地随处可见。而在大路附近刮碱，碱土自然就拽到路上，土路便一岁岁地加宽增高。

但是，我却宁愿相信它是一层一层的脚印叠起来、铺厚了的。祖祖辈辈走在这条路上，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从冬到春。农人们出工的时候，刚睡了一宿觉起来，养足了精神，胸中丰收的希望鼓胀着，巴不得插翅飞到等在地里的庄稼面前，步子轻快，脚印就像路旁的杨树